

HONGPUJI

红菩提

献给曾经爱过的我们

陈可非/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红菩提

陈可非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菩提/陈可非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033-2155-9

I. 红…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7945 号

书 名: 红菩提

作 者: 陈可非

责任编辑: 张俊南

装帧设计: 十亩工作室·蔡天富

责任校对: 刘 妍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6531659

<http://www.jfwyph.com>

E-mail: jfwycbs @ 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417 千字

印 张: 15.5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33-2155-9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第一章

1

缘分这东西好像是从天而降的，鬼使神差的，说话间说来就来了。

那是那年初春的一天，天气虽然还有些阴冷，阳光却好得不行。雷诺和基地新闻干事查春明查大吹结伙到北京去晃悠。

省城车站人群熙攘，拥挤不堪，简直跟市郊的农贸市场一个熊样。驮着大包小包的人们，像搬家的蚂蚁，追随着打工热浪，都塞进了这个业已陈旧的车站。一个个恐后争先的样子，恨不得把车站挤爆拉倒。火车就要发了，车上车下混乱一片，人们蜂群一样扑向车门，吵闹之声震耳欲聋，大人叫，孩子哭，让人揪心扯肺的。

他们毕竟年轻力壮，三下两下就抓住了车门上的把手，连滚带爬地上了车，就这也闹得臭汗一身。

刚落座，还没顾不上喘口气儿，坐他对面的查大吹就伸手拍拍他的肩膀，两眼色迷迷地悄声惊讶着，快快快，抬头，直直地往前看，那儿有一个小姐儿，穿风衣的，真漂亮死了，不看看你会后悔一辈子。

他知道查大吹历来没正经，可还是本能地抬了下头。一眼，他就看见了查大吹说的那个女孩。她身材修长，一件乳白的半长风衣敞

开着，内着红底蓝花的高领毛衣，身背一款粉色小包，黑发长长地披散在肩头，十八九岁的模样，着实清纯而美丽。

雷诺在心里说，查大吹向来有奶就是娘，这回总算说了句人话，这的确是个漂亮姑娘呢。

女孩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几次试探着想冲上车来，却都被人群推了出去。

车站已打出刺耳的铃声。

女孩焦急地四处张望，却似乎没找到任何准确目标。她仿佛有些急了，撒腿在站台上跑动起来。她慌慌忙忙地从他们的车窗前跑过，转而又折身回来，在离车窗一米开外的地方突然停住了步子，目光快速扫视着他这身显眼的军装。

他透过玻璃往外看去，想再看看她那张漂亮的脸。不想，两人的目光在空中撞了个正着。那是一双清澈的眼睛，发出的光亮晶莹剔透，仿佛一下就看出了他的心底。他想躲闪来着，可是已来不及了，他的目光已被她捉住。

不知她是否从他的眼中察觉到了点什么，似乎受到了某种鼓舞，竟疾步向窗口跑来。

哈，送货上门了。查大吹兴奋地一拍大腿。

雷诺瞅他一眼，站起身放下一截玻璃，探出头去问道，有事吗？小妹妹。

有，快把玻璃放下来。她像首长对他发出指令一样。

雷诺问她，放下来做什么？

她急促地说，快，拉我上车。

雷诺说，你要爬窗户？你一个小女孩子。

是的，快点拉住我。她说，便向他伸出了她那纤细而洁白的小手。

查大吹拿脚尖碰一下雷诺，笑着嚷道，你磨蹭个啥啊，叫你放你就赶快放呗。

雷诺只好手忙脚乱地放下车窗玻璃，伸手握住了她的手。

火车哧哧地喷出几股浓浓的烟雾，越发让人着急。看来她没有任何扒车经验，半天也爬不上来。

查大吹坐在一旁，只管看着热闹，连手也懒得动一动。

雷诺嚷道，大吹，你也动一下好不好？

查大吹摇晃着脑袋，一脸坏笑道，不好，我要把这个英雄救美的机会彻底留给你。

滚蛋，这不是你的性格呀。无奈之下，雷诺只好赶紧向站台上的工作人员招了几下手，说师傅请帮她一把吧，要不就来不及了。

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冲了过来，抬起她就往车厢里塞。他生怕摔着她，一摊胳膊，干脆像托婴儿一样将她抱进了车厢。

恰在此时，火车缓缓启动了。哐当一声，车身一颤，打他一个踉跄。她也一把抱住了他的脖子，整个身子就躺在他怀里了。

车还晃个不停，他只好紧紧地搂着她，硬是凭借两腿的力量稳住了身子。

她惊恐地将头埋进了他脖子里，似乎在寻求某种保护。他分明感受到了她身体中散发出一股兰花般的香醇。她的秀发已散落开来，扑了他一脸。他第一回感受到女孩子的发丝竟有如此迷人，真跟月光一般爽滑呢。

他就这样紧紧地抱着她，足足坚持了半分钟之久。

等醒过神儿来，她显然有些窘了，慌忙挣脱身子，瞥一眼他，脸唰地通红了。

Sorry, sorry! 他放开她，不好意思地一摊手说，绝非有意噢。

她也冲他一笑，露出了两颗漂亮的虎牙，低头回了声，Thank you。

本来这事儿差不多就该这样完结了，可愣是让查大吹又重新搅和了起来。

车厢内乌烟瘴气、人满为患，就连落脚的地方也难得找到。她四处张望，局促不安，步子都不知道往哪里迈了。

这时查大吹站了起来，好像生怕她就这样跑掉了似的。他故作

老练地环顾四周，说来来来，你先站着别动，现在听我安排。我们这个小隔层里是六人的座位，但目前已有了八人，座位下面可容两人轮换着睡，上面正好有六人，八人有六个座位，保持目前的状态不变，就不怕到不了首都北京了。

我的票可没座号。她怯生生地说。

我知道你没有，但是我有啊，他也有啊，我们有你不也有了嘛。查大吹爽快得不行。

她说，你们的又不是我的。

查大吹说，一看你就没坐过火车吧，坐到一起就是兄弟姐妹，哪还分个你的我的？

雷诺看她窘迫的模样，自己站了起来，对她说，这样吧，那你就先坐我这儿吧。

那你呢？她问。

他抖了抖座位上的大衣说，我？我准备睡觉了。

睡哪儿啊？她朝四周看一看，好像没地儿。

嘿。雷诺说，你没看见我这大衣，专门跟战友换个旧的，就是为了铺在地上睡。说着他指一指座位底下，说下面就是绝好的卧铺，每回我都这么干。

她有些惊奇，是吗，脏不脏啊？

他自嘲道，我这人就这德性，急眼了猪圈里都能睡。

查大吹接茬说，那你就不怕老母猪啃了你？

废话。他使劲儿捅他一下心窝，心想出门在外你嘴巴收敛点儿没人磕了你的牙。

睡，睡个什么？查大吹拉他一把吵吵着，介绍还没介绍一下呢。我先来，我姓查名春明。披张军人的皮，不干军人的事儿，二百五大老粗一个，代号 SB。

她被查大吹逗笑了，问道，啥叫 SB？

这还不知道，就是那个什么什么的缩写嘛。查大吹笑着说。

别听他瞎扯，他是新闻干事，可是我们单位的笔杆子。雷诺一本

正经地说，我叫雷诺，雷霆的雷，诺言的诺，军人，排职干部。你呢？

她小声说道，我叫林若水，学生。

大学生？查大吹赶紧问。

她抿嘴一笑，摆摆手，未作回答。

雷诺拿出自己的军大衣铺在地上，安排她坐在他的座位上，躬身准备往座位下钻。

查大吹急忙站了起来，用手捅捅雷诺的屁股，哎，哥们儿，能让我先睡会儿吗？昨儿晚整整搓了一宿麻。

你们还打麻将？林若水问道。

打呀，也是不得已呀。查大吹说，市报社的几个哥们儿，听说我要到北京送稿，说啥也要为我钱钱行，口口声声要放炮为我送行呢。

那你肯定赢钱了。林若水说。

查大吹说，赢什么赢，没把我的一点车票钱搞走就不错了。那些小子，一到牌场上就只认得钱喽，哪还有什么哥们儿情义。

少听他胡诌。雷诺说，大吹，别跟我搞假新闻，我敢断定你昨晚上是跟长台的女兵聊了一夜天儿。

哟，你怎么知道的？查大吹惊奇着。

雷诺说，你这人剁成酱我都能挑出你哪块儿心是黑的。

林若水说，聊一夜？真煲电话粥啊。

雷诺你给我留点儿秘密好不好，我也总得有点儿私密空间吧。查大吹打一个呵欠伸一个懒腰接着说，我真困了，困死了，林若水，你们尽情地聊着，雷诺有得跟你聊的，我就先不奉陪了。

说完，查大吹向雷诺挤几下眼睛，自己钻到座位下睡了，雷诺就坐到了他的位置上。

人们渐渐安定下来，该坐的坐，该躺的躺，该站的站。虽然拥挤，但相安无事。这时，林若水好像才抬头第一次认真地打量了雷诺。她的目光有些无所顾忌，几乎将他从头看到了脚，这让他有些不自在了。

雷诺说，别这样审查我好不？要不我心里老发虚。

林若水笑了，说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呀？

雷诺说，也是也是，那你就看吧。不怕反胃就行。

林若水说，你们说话真有意思，像说相声，那么偏爱拿自己开心。

雷诺说，反正坐车无聊，这叫自寻乐趣。

林若水说，你们是挺有趣的。

周围嗡嗡的，人们不停地向他俩抛来异样的眼光。雷诺隐约听到坐在背后隔断一个带孩子的女人对他男人嘀咕道，你看这两个年轻人好漂亮哟，我真还没见过这么般配一对哩。

乱讲。男人说，谁说他们是一对了，没看见人家刚认识。

真是一对就喜死人了呢。女人还在说。

般不般配都是人家乐呵，你喜个狗屁。男人没好气地说。

女人不吭声了。

雷诺听着心里直觉得好笑，本来没边儿的事竟让他们斗上嘴了，真是扯蛋。

火车隆隆前行，林若水扭头看向窗外。

雷诺转头跟林若水没话找话，你是不是觉得查干事这人特讨厌？没有哇，他挺爽直的。林若水说。

是，就是不该长了张臭嘴。雷诺说。

查大吹在座位下嚷嚷起来，你们俩爱谈啥谈啥，少拿我当佐料啊。

还没睡呢。雷诺笑道，你就睡吧你。

林若水也捂嘴笑了。

雷诺用心观察着林若水的一举一动，心底微微有些颤动起来。他并非没见过美女，曾几何时，多少个漂亮女孩儿想跟他黏糊，唱歌的，跳舞的，演戏的，还有玩杂技的，他还真不把她当回事，谁越来越劲，他就越低看她一眼。无数事实证明，诸多美女都是徒有虚表，这已让他少有了信心。可眼前这位美女似乎有些与众不同。她那种美好像是从骨头里往外渗的，所以不掺任何水分。她是用气质支撑了美的躯壳。她脸型瘦小，正好突出了清秀的五官，细眉下的双眼大而

明亮，一如清澈见底的两泓山泉。而挺拔的鼻梁，暗暗地显露出矜持和清高。还有那鲜红的嘴唇和微凸的下巴，一切都排列得恰到好处。更诱人的是那两颗洁白而小巧的虎牙，若隐若现，精巧地镶嵌于红唇之中，一张嘴还未讲话，就觉得是在笑了。她皮肤白皙，个头高挑，双腿修长，尤其是那充满弹性的步伐，他坚信是其他女孩子学不来的。她黑发披肩，如飞瀑一般飘洒。可以说青春的气息噗噗地往外吐露着，恰如一枚含苞欲放的花蕾。总之，这是个青春、美丽、活泼的女孩，是个阳光女孩，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孩。

雷诺在心里暗自感叹着。

2

那时候，从省城到北京，假若不晚点也得整整五十个小时，况且不晚点的时候不多，雷诺是彻底做好了打一场持久战的准备的。火车已走了三四个小时，肚子有些叫唤，他一把揪起查大吹，指使他去弄吃的。查大吹起来用手搓搓脸，忙不迭地就去了，过一会儿便挤得满头大汗回来。收获颇丰，他一下搞来了两只烧鸡四瓶啤酒，还没忘给林若水弄瓶汽水买块面包。都说查大吹这人一身毛病，可认识查大吹的人，却没有一个不愿跟他交往的。不管大官还是小兵，不管老人还是孩子，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喜欢他。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这人讲义气。

林若水不想吃。

查大吹说，那可不行，跟我们在一起，饿坏了还要我们负责，你是怕我害了你不成，不吃也得吃。

我是真不想吃，我可以几天不吃东西也不觉得饿的。林若水说。

你敢！你真以为你是菩萨呢。查大吹佯装一脸怒气，转而调笑道，再不吃我就只好喂你了。

雷诺也劝着，就冲着查干事这分热情劲儿，你就意思意思吧，给

他个面子。他是最怕在女孩子面前丢面子的，尤其是像你这样的漂亮女孩儿。

说什么呀？我可从来没觉得自己长得好看。好吧好吧，你们真会强人所难。林若水说着，为难地揪一小片面包放到了嘴里。

见林若水终于动了嘴，查大吹满足得嘿嘿地笑上了，你看你看，这不还是吃了吗？我也没看你多条胳膊少根腿，不是毒药。

雷诺一边抿着啤酒，一边撕根鸡腿啃着，顺手掏出本《未来战争方略》的书翻了起来。这本纸页发黄仅一指厚度的小册子，出自导弹部队作战部的一个叫秦怀扬的处长之手，其思想，其手笔，都让他耳目一新，是他目前最喜欢的书。关于未来战争的总概念，秦怀扬竟大胆地把此时正在经历的冷战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说随着东欧势力的消解，世界将变得格外复杂了，亚洲将成为下一个焦点。他还由此联想到，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样式和规模将由地面转向高空，并非人体的肉搏，而是电子的对搏，于是将边疆的界域延伸到了太空。观点一旦出自他之口，就让人觉得新意顿生。雷诺虽然酷爱军事，一心一意想当个好军人，脑子里常常也蹦出些新观点，可是对于这些概念他连想都不曾想过。高人啦，他认准秦怀扬才是真正的高人。虽然他从没见过秦怀扬这个人，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模样，在内心，他已被深深地折服了。更出乎他预料的是，秦怀扬竟在书的扉页上大大地印出这样一行字来：

优秀军人的脑袋=哲学思维×(雄心+谋略)

简直牛极了，雷诺认为这是当今世界上最精辟的军事理论方程式。因为身为军人，又长期思考军事问题，对于军人，他心中自然有一个明确定位。他也曾常拿身边的人去套用这个方程式，看看他们是否具备了这样一颗脑袋。父亲雷楚汉，包括伯伯丁大海，身上有的是军人的血性，可以称得上是雄心勃勃，因为他们没一个不想当将军，没一个不想建功立业。但他们缺的是学识，连称个有文化的军人

也不恰当,更不可能懂得什么哲学。哲学涵盖的面儿宽啦,政治、学识、修养、素质,等等等等。对他们来说,了不起会翻翻报纸,读读文件,听听广播,看看电视而已,政治觉悟是有的,可其他的也就够了餒了。缺少学识,缺少对新科学的研究,缺乏对军事的辩证思考,还拿过去的那点经验来抓部队,带学生,充其量对谋略也就一知半解。如果依秦怀扬的预想,这种类型的军人,已不可能有能力支撑未来的战争,说白了他们已不是这个时代的优秀军人,尽管他们曾经十分优秀。这是对军队未来的逆向思维,不,与其说这是逆向思维,不如说是“悖论”,是个让一大批像父亲雷楚汉和伯伯丁大海这样身在要职的将军们悲哀和愤懑的话题。然而,它又是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可在以往,太少听到和见到这样深有见地、发人深思的“悖论”了。这次雷诺急急火火地赶回北京,探望母亲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想亲自拜见一下这位处长,不管他那颗脑袋里装着什么,他都想亲耳聆听教诲。

读的什么书?看你专注的。林若水的问话打断了他的沉思。

哦,一本内部参考资料,对你来说也许就是一堆废纸。

查大吹咽下一口啤酒说,别理他,雷诺这人就会装正,他是看见面前坐着个美女,就拿出一副有学问的架势来,假模假式的,目的就是想让你佩服他呢。

是吗?我看不像啊。林若水笑着说。

雷诺说,不奇怪,他历来狗嘴里不吐象牙。

查大吹贫道,嘿,你小子行啊,吃我的喝我的还要骂我。

雷诺伸手再次扯下一根鸡腿,把残渣推到了查大吹面前,说好了好了,统统还给你,谁稀罕你的老母鸡。

服了服了。查大吹说,跟你同路,真是我今生的重大不幸啊。

你们的关系真好。林若水羡慕地说,在部队里,你们战友之间都像你们这么好吗?

谁跟他好?查大吹抢着说,高干子弟,牛皮烘烘。

你再说。雷诺拿鸡腿去戳他的嘴,再说我菜了你。

林若水啊。查大吹说，有一点我得早早地提醒你，千万别上了某些人的当，表面上看，正人君子一个，其实嘛，下话就不用我说了。

你是该闭上你的臭嘴了。雷诺骂道。

查大吹笑一笑，将桌上的东西一通风卷残云，然后挤了出去，大概方便去了。

雷诺问林若水，哎对了，现在学术界流行外国理论书籍，不知你都读了些什么？柏拉图、黑格尔，还是弗洛伊德？

林若水说，惭愧得很，我什么也没读过，每天都啃数理化了。

你是在西南大学上学吗？

不，我在叶城一中，高三。

哦，你还是个高中生，可我看着却一点儿也不像。

不像吗？不像就好了。她拍着小手得意起来。

雷诺看她一眼，接着说，等考上了大学，等有了时间，各个门派的理论著作也是可以读一些的，哪怕跟自己的专业无关的也应该读一读。

你都读过？

读过不少，只是读，还不能完全理解。

你们军人还用得着读这样的书？每天都是扛枪训练，读了怕也没处用吧。

雷诺说，你错了，说明你不了解现在的军人。

林若水说，有啥不了解的，过去有仗打的时候，军人唱了歌、吃了饭就去打仗。现在是和平年代，就只好唱了歌、吃了饭去劳动或者抢险救灾呗，这都是我在电影里看到的，跟老百姓有什么两样？

哎，你都快把我们当兵的说成饭桶了。雷诺笑着瞪她一眼。

林若水说，没有没有，我有一个同学就当过兵，我看连饭桶都不是，只是个粪桶而已。

雷诺说，你好刻毒。

不是我刻毒，你听我说嘛。于是，林若水就把她那个同学当兵的事说了一遍。林若水说，她本来就对军人知之甚少，根本谈不上什么

好感与恶感。她知道的军人更多的都是从书本上、电影上看到的，那些军人某种程度上都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有些高不可攀。读一些写英雄的小说，看一些讲英雄的电影，多少次她也满含热泪，为他们的牺牲精神所感动，父亲为此还夸奖了她好几回。但那大多是战争年代的事，好像离现实生活已很远了。可现实中呢？和她住同一街道的一个高年级男同学，上完初中就当兵去了，原因是学习差，还淘气得不行。当兵两年回来探亲，嘴里吹的还是过去那一套，如何跟人打架，如何去偷老百姓的嫩玉米，如何用军装去换老百姓的鸡。问他学了什么技术，他说学了哇，混凝土。他父亲高兴地跑到部队看了，原来搞混凝土就是和沙浆。他是因不守纪律被连队安排去筛了一年沙子。探亲时神气活现地搞了个女朋友带着，复员后军装一脱就散伙了。这个男同学多多少少损坏了军人在她心目中的形象。

雷诺听得也忍不住笑了，说那只是极个别的，比如我所在的部队，没有饭桶，更没有粪桶，一个个都是满腹经纶，文绉绉的像个学者。有大量的军校生，今后还要从地方招收大学生，甚至是硕士生、博士生。比如查干事就不简单，他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大多都是很有见地的哟。

林若水说，真是看不出来他会有这么厉害。

雷诺说，厉害的军人多啦，你想过要当兵吗？

没想过。林若水快速摇着头。

雷诺将手中的书递了过去，说你看看这本书吧。

林若水接过书去，打开，一眼就看见了扉页上的那句话：

优秀军人的脑袋=哲学思维×(雄心+谋略)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

雷诺瞪着双眼看她，不知她在笑什么？

这军人的脑袋也太复杂了吧。林若水哦一声接着说，我懂了，这里面有潜台词。

你说什么？雷诺惊异地问。

林若水故作深沉地说，这不明摆着吗，有哲学思维嘛当然就是哲学家了，雄心和谋略，说白了就是野心和阴谋，也就是说，一个优秀的军人在哲学思想的指导下，还得集野心家和阴谋家于一身，你说我说得不对吗？

雷诺愣一下，他还从没这样想过，不过觉得这种解释也蛮有意思，让她继续往下说。

林若水却不说了，突然反过来问他，那么你呢？你到底是哲学家乘野心家还是哲学家乘阴谋家？

你真能联想。雷诺笑一下，顺着她的意思说，实在惭愧，我现在什么家也不是，说起来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但是我有信心为自己找到一个家，成家立业。

林若水语气肯定起来，这么说你还真是个野心家呢。

雷诺说，我总算明白过来了，你不就是想把我说成个坏人呗，没关系，说吧。

林若水双手掩口哧哧地笑了。

这时，车厢那头传来闹腾的声音，细听是查大吹在嚷着什么。雷诺腾地站起来往那里看，只见查大吹跟几个人纠缠在一起，他知道查大吹又在惹事了。

雷诺赶紧拨开人群过去，林若水便也随身站起来跟着。

大约有四五个男人，紧紧地把查大吹围在了中间。

怎么啦？雷诺问。

查大吹说，这帮小子，我亲眼见他掏这妇女的钱包，可他转手就不承认了。

那人恶狠狠地说，这伙计多管闲事，谁掏钱包了，你问问那女的，我掏她钱包了吗？

查大吹说，你们这些小混混我还不知道，专门欺负老弱病残，人家一个人带着个孩子，她敢惹你们吗？

少废话，今天你不把话说明白，就别想给老子离开。说着那人便

伸手去抓查大吹的领子。查大吹一把挡开，两人撕扯起来。

旁边的几个也吵吵着，是得解释清楚，这小子爱管闲事，让他回老家管去。

那段时间，火车上常出这种事，一帮人结伙在车上行窃，睁眼看着也没人敢管。一般来讲，这些人轻易不跟军人动手的。但那天查大吹没穿军装，就穿着条黄裤子，头发又蓄得有些长，看上去真有点不像军人。最多像个复员兵。

雷诺说，即便是他看错了，你们也不能动手啊。

一个高个子笑着说，兄弟，这不关你的事，你回去安心坐着去。

说话间几个已把查大吹夹到了中间，真正的打斗将开始了。

林若水吓得脸色铁青，躲在雷诺身后伸手紧紧抓住他的衣服。

看谁敢动？雷诺怒吼一声，两眼瞪着那几个，几个立即停下手来，看着他。

一只苍蝇嗡嗡地飞过来，落在车厢的墙板上。

雷诺问那妇女，你的钱包真丢了吗？

妇女仰头看他一眼，一把就抓住了他的衣角，央求说，大兄弟，救救我吧，那是我给儿子看病的钱啊，你看，我要带儿子到北京看病。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承认？雷诺问。

妇女说，我是怕呀，你看那兄弟那样儿，瘦得跟猴似的，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好多人，好几个都掏了，谁都没敢说哩。

是这样的吗？雷诺问周围，周围没动静。他又转头问那几个。

高个子看也不看雷诺说，不是咋的，是又咋的，你不就是穿个军装吗？

雷诺说，太不像话了，你们这是抢劫，快把偷的钱拿出来。

没一个人动。

雷诺再次喊道，快拿。

还是没人动。一场更大的斗殴进入爆发之前的沉默。

车厢内一时鸦雀无声，只有那只苍蝇还在眼前飞来飞去，嗡嗡地乱叫着。雷诺见了，一咬牙齿，顺手就从衣袋里摸出支牙签来。只见

他屏一口气，手指一弹，牙签便向那苍蝇飞了过去。嚓的一声，那苍蝇被牙签穿透了肚皮，顿时栽倒在茶桌上不动了。

这一举动令周围目瞪口呆。

大个子回过头来惊恐地看他一眼，扭头对身边几个说，有浪，当心翻船，收网。

说话间，几个人同时站了起来分头往车厢两边跑。

雷诺一把揪住大个子说，把这位大嫂的钱还给她。

老四，还给她，自个儿快飞。大个子喊道。

跑在前面的一个家伙，顺手把钱包向雷诺丢了过来，转眼跑出车厢去。

雷诺抬手接了钱包，看看里面的钱还在，便推一把大个子说，滚吧，下次不准在这儿胡闹。

是，是。大个子连说了几个承谢，便连滚带爬地挤出了车厢。

雷诺把钱包还给了那位妇女，妇女当场便哭了。车厢里轰轰地闹了起来，一个人站起来喊道，解放军同志，我的钱也丢了。

还有我。

我也是。

查大吹拉雷诺一把说，别理这些孬种，刚才怎么没一个人吭声。

雷诺看一看周围，觉得他说得有理，再说小偷都已逃走，他到哪儿去找钱去？不管他们，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吓死我了。林若水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的细汗说，这些是过去在电影里看到的，今天你们让我大开眼界了。

你吓什么？雷诺问。

我怕你们打起来，他们那么多人。

雷诺得意地说，打架虽然不怕，但我们更要讲究战术，巧妙退敌嘛。

林若水说，是啊，你那一招儿也太神奇了，竟然能用牙签扎死飞着的苍蝇。

就那么一下子把你唬住了？查大吹笑了，指指自己的胸口说，你